

欽定啓禎四庫文

上論

學而時習之

一節

陳際春

學外無說。得其致之。道而已。大學為苦人之具。則人何事學也。自違其節候。而以咎學可乎。且夫恃自然之說。世之自然而菴者。復能人也。學而可取。則學而取之已矣。然人從事于學之途。卒未得乎。學之效。則學之節候未詳也。善學者。若不知有學焉。善取學之說者。若無異于悅焉。則惟時習矣乎。詩之為言久也。恒久而不之易。則學深時之為言漸也。漸進而得所安。則學妙了自然。天下行能伎業。有神妙焉。自不習者。觀之亦復何味。然要終身為之而不厭者。彼各有其趣。深之而知不深。而不知也。學而一曠為之。則宜其中情之不嗜矣。

二義先舉其聚後條析言

夫歴乎其若者乃獲其甘也。蓋至得意忘言之後。其說不能以自己。
此誠不在一曠閒爾。天下旁見側出。有天則焉。自不習者觀之。若雨。
不相涉。然要以貫之。而不二者。彼自有其本積之而窺不積而不。
窺也。學而一蹴期之。則宜其深悟之不生矣。夫知其不足者。乃終致
有餘也。蓋至資深。逢原之會。其說不能以告人。此固非可指為一蹴。
寧爾故自其久者言之。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
不生此有故。間興止也。止而輒固。及止而徙業。不必言也。即問而復。
為幾乎。及于熟之候。及他移見奪。而又生之。將終身行乎生之途。
矣。間而復思。自少易耳。然獨奈何多此一間乎。抑自其漸者言之。

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不生。又自有其故。躁與迫也。夫躁而不恬。將躁而不入姑無論也。即迫而過。苦沾焉。自以為得乎安之數。及精神閼間。而乃危之。危事固不可數。嘗矣。勤而無所直可屬。此心耳。然亦何事。強以相迫乎。學者以是必時開之為貴。也不時習者不悅也。

久漸兩義。正聖賢勿忘勿助實地工夫。即吾十有五章註中所謂當優游涵泳。不可蹴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原評

凡文之暴見于世。愈久而不湮者。必前未有比。後可為法理題。大前此多直用先儒語以詁之。至陳章革出。乃揭取群言。自出精意。

與相發明故能高步一時到今繁莫之踰

卷之二

論衡曰。學不厭疑。學而無疑。則無以進。水下。

人博而寡。固無以成。誠能博而通。三致而得。

則可謂之學矣。蓋學也者。非但知也。亦須行也。

直下落耳。良知本源。隨所聞。以是為根。以是為

基。卒達之。則人皆曉。謂謂。此。之。意。在。此。

夫。能。而。不。能。者。謂。不。能。者。謂。能。者。能。者。

能。者。能。者。能。者。能。者。能。者。能。者。能。者。

孝弟也者

二
句

章世純

不無
詩話

此本末相及之致也。凡人之情用之他人則易不足用之父母兄弟則至有餘。求用情而先于其不足者此亦必竭之勢也。必將于其有餘者而導之而有餘者可分也。不足者即有所待其流也。此亦本末相及之致也。故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心則頓全之體矣。

山比說仁

有其至愛者而知其全情為愛。有其至敬者而知其全心為敬。固不待附益而足者也。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事則亦漸及之用矣。有其至愛而由以無所不受。有其至敬而由以無所不敬。亦可以相推而至者也。不然何以孝弟而即不犯上。何以孝弟而即不作亂者乎。此亦可據其有生仁之機而為本之所在矣。

山比說為仁

本眼前人所知見之理一經指出遂為不朽之丈廿筆之廉銳
皆由漫潤于周秦古書得之

卷之三

三



節用而愛人

金聲

治國之道有施之用與人者焉夫節用而後有用愛人而幾有人道
大國者其無念諸且夫人文所挾以奔走天下者賄也所與天下人
相屬以有其非者臣民也貧寡國之大患也雖然撥麻富之業而苟
無道焉以處之則易微跡于乘奚恃焉帝王之經國也其防限之政
則必畫然致諱于出入之地而其寃厚之性又常殷然流行于上下是○正○慕○老○
之間國家之事不敢一聽之以怠而緩急之用常有自然之度數原
使一身與百物共稟之而不濫非齋也名實之際有然覈之者而天
下無敢以侵併為漏也本末之業有權衡之者而天下無敢以浮項

以貫之而君子真有不賣之惠兩者有相反而妨焉。守識悉而以則軍國之病寃賚予而以市朝廷之德或節或愛偏至者也。善其道以通之而大人又有行險之說。若此庶幾可以覓利權而維邦本哉。經事綜物深切著明其冲包孕幾多載籍而性質之沉毅亦流露于筆墨之外。

于檮舉少牧

于檮舉少牧。故都尉其中也。卒於參軍。孫而越郡太守。諱誠。字仲
誠。今西大人。又名許劍之。號故也。祖梁邑之北侯。歷南陽太守。
宜陽太守。齊王而後南。博陵。今餘淮濱。治安陽者。司馬遷。上
汝南太守。縣令真直不羈。終吏部尚書。并入西漢。故稱其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金聲

明聖人之聞政有道焉以得之也夫子之溫良恭儉讓非以示人國而欲其政也而人則自此感矣權固在夫子哉今夫國有本此其君若臣相與商度于朝參廟楹之上非其親貴不得預也而况異國羈旅之臣乎今之諸侯即好問周諭不應至是不應盡夫子所至之邦而皆若是則嘗于賓主相見之時而觀其感應不爽之極其願得奉教君子而就正有道者非邦君之能與而邦君之不能不與也夫子殆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也天下之震驚夫子而以為異人非一日也初不料其意象乃在若近若遠之間及身親之而始忘其為聖

入也忘則其心夷天下之想望夫子而各以私度非一人也實不知其精神迫出于言思攬議之外比目接之而始見有真聖人也真則

其神奪

今之諸侯大抵多驕既已令莫予反行莫予違矣從未見本

草昧之人有身兼二才氣備四時之盛如吾夫子者豈不厭薄而以

為不足與謀

仲尼曰顏淵之無黨無偏之才而要不能不大服吾聖人于一望之際立劖其予聖自

雄之習

今之諸侯大抵多忌亦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矣從未見有

四方之士具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概若吾夫子者豈不猜虞而以

為未可與言而要不能不深信吾聖人于立談之頃遽化其分疆絕

視萬物而無所不包故能無往而不入蓋其道大則天下莫能容徃々有心知其聖終不能奉國此

界之心

其道大則天下莫能容徃々有心知其聖終不能奉國此

從故貌合情疏雖以父母之邦不獲自遂其易世變國之心其誠至
則萬物無不動徃一見其人則莫不輸誠以獻故刪詩修史即以
託迹之所而亦深悉其興衰治亂之故若夫遊說之士探大人之意
旨而休之以利害智謀之臣窺人國之淺深而獲之以許歎此皆衰
世之風或得或失夫豈足以語大聖過化存神之道哉

此題語意本一氣渾成不但分疏有乖理體即實稱亦少精粹
文正從邦君心目中虛擬白描乃相題有譏處

益者游道而志無競也樂也善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

子思子之詩多言仁義忠信